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十　　　宋　羅泌　撰

餘論三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于許繇許繇不受恥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為繇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回皆許繇之友凡数人者迹不見于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

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繇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氏春秋言堯朝繇于沛澤請屬天下朝者亦上見下之稱昔周公朝于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而七十人見也而傳謂繇隱沛澤之黃城耕于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繇于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繇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繇臺其崇

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繇切耻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跖者云哉益部傳云堯傳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徽焉魏子且曰許繇立身守志存已不甘祿位于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過之夫繇之避堯罷也退處箕山故其卒塟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

于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耶王俔鑿鈌其說如彼而洪慶善言長沮桀溺為沮如涼溺亦混分若濁無涉川濟難意紆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繇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于民求以託其民以繇能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繇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于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繇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繇也堯舜許

縣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為堯舜許繇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鄄齊饑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于王也犀首顧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為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繇矣衍因請王致萬户儀因令舉比数見衍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為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為遜顧時而已矣無故而為遜何取焉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顔師古之説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為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貲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黄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

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為據邪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為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說膠

華于次四内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啟于共頭之下盟曰世為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各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畀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為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夢以説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闇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

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遜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爾雅云芑白苗𦬊為舍人以為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為飽以失仁為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薇為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五旗五麾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䍐西法白虎曰典北法黒蛇曰旂中央法黄龍常見河圖書五麾五牙旗也為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為餙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黒色羽

音黒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鵞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在通俗文車當謂箳皇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琰柴車編荆為當是也

納音五行說 婚歷妄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為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為君子丑為臣子丑甲乙合而為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絶絶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為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

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于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為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地故甲午乙未為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為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為陰匹陽納于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為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三為火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盖亦旋宫

之法夫妻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草與藟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為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勘婚歷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巘定軍禮以為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鐃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葢禀命于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帝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鼓鞞以當雷霆皆元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為帝會羣臣所作清

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鼖鼓（大鼓謂之鼖 小者謂之應）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吟御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于是減為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吹角三部云

神荼鬱壘（儺）

穰祭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為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

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欝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于門户畫荼壘與虎索以禦鬼其為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欝律戰國策又作余與欝壘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為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欝律者菀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為舒如公子荼夏后荼是也西京賦云靁欝律于岩突聲欝屈也沈佺文云欝律構丹巘形欝屈也而黒深又為黷黮王充亦云禮刻尊為雷形一出一入為相較之狀蓋欝律者㟪㠑之類

也相較則鳴分裂䰟然若敝裂者氣射之聲也欝律忽發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欝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欝曰律則失之矣且黄帝内傳云黄帝始儺而莊子有游島問于雄黄逐疫出魅擊鼓呼噪與黄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欝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鸞鷖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

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旻之國鳳鳥自歌

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得則鸞

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鳥來儀周

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為神靈之精雞形赤色

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

精鳳凰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

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

節親踈有序鍾律調協則至赤山䆉氏之國標山之所

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鳳凰鵷鶵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鷺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鈴䜌䜌然也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于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逌抱璞子云開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郭氏按亦名翳屈原云駟玉虬而乘翳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鷖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鄉盖即翳也昔華陰辛繕連辟不至鸞

集其槐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髙五尺光武詔問羣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色而赤多者鳳黄多者鵷鶵紫多者鸑鷟青多者鸞白多者鵠是鸞也非鳳也于是三公避位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授官椽公沙疊為張雅樂擊磬鸞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大抵鸞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鸞尤識鍾律鍾律調則和鳴蹈節而舞

謝丞書方儲母死負土成墳種棃株鸞鳥棲上罽賓王結罝峻祈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鸞愈戚三年王妃乃言聞之鸞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鸞覩影感契慨焉悲呃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鸞鳥詩序敬叔異苑從而記之亦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拓跋氏　十姓

後魏之先為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乃為元氏魏法七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為南部大人為拓跋氏

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次依樓氏為婁氏立敦氏為丘氏俟氏為萬俟氏叔父乙旃氏為叔孫氏疏屬車焜氏為車氏凡十姓又有八氏按庾信季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為十姓丘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為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皆非據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拓跋者以黄帝土王為言而宋書乃云索頭

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盖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為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為叔均而遂以為稷後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為叔均矣俱妄也又按黨項自有拓跋等氏盖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悃後為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别是殆又以拓跋為帝嚳厭越後矣愈非

鍾鼎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為鍾仰則為鼎故為國之重器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黄帝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月筩以詔英韶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黄鍾洸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黒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

道云景白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士昏禮景爲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晟景鍾第一于時即命張康伯爲之序固以爲景者大也夫黄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黄鍾之自出黄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爲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宫架之中以爲宫圍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説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

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説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歴代每有冶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兖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為銅五十六萬七百

二十一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于亂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譬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叔時之一言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

甲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況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況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鼎于荆山說者頗謂黃帝之鼎有九太清中經又有九鼎丹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九即三三即一故鼎書曰以三為

十五河圖數也九嵎之所得焉以兩為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嵎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

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
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
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于所居之方為之
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
以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
圓地歷山脚則為曲地正出入則為直前陿後廣則為
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
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

法四為正地所謂數起于五而虚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于八則黄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塈其地可以足食聮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畐也田廬在内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耦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

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人以為扞禦腹心毅敵致果之卒政刑修于閒暇蓄積備于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于俎豆而其効乃至于威加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敵國無敢旅拒為疆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彍騎為國家者不復知體國經野

之為政為州縣者不復以土地人民為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為法其所汲汲不過率斂百姓無名之入以養遊惰不根之輩以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率亂于官民殍于野而不暇給于是敵國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斂曾不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于用于是內外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户調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路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路史卷四十一　　宋　羅泌　撰

餘論四

渚為陵（少昊紀）

抵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為山凡物有數有關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三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與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

嶼年歳增長及為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埊流棺門前洲忽成峰夢徐彦伯逹云君將為州已而果然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及太青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元凶之禍此洲還沒洎高繼冲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冲遂以納欵伊闕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小灘泛出

世謂之御史灘牛僧孺為尉而灘出堂吏謂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當有溪敕雙至牛視頃間俄溪敕雙下不旬浹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碩謂當有貴王臨州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為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

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黄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為商制漢志一戸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髙堂隆劉昭之説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戸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倣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戸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林甫諂修月令始復井而

紲行以神行神軷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為允惟户即兼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宫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在厲命而去户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户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别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為有采地

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為商禮祭法為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為羣姓祀為羣姓祀即自為矣烏有二哉記為羣姓立社又自為立社故説以為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為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禋祀實柴𣶬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為五行之氣司農以為五色

之帝一云礿祠烝嘗祫或曰展禽之說禘郊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

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解廌 獬豸

解廌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廌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寃許説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决獄命之以觸不直黄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栢故因名薦廌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蕪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

性忠直見鬬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
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廌性忠直見邪則觸之困則未
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在也田求子云堯時
有獬豸緝其皮毛為帳後書志云北荒中獸一角性烈
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咋不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
晉志法冠一名柱後解廌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豸蓋
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
訟三年而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

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之齊人以為有神則其性也字一作獬豸豸廌並楚買切大抵羊行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荷蓧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

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為仁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為義辭讓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智茲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為者失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

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茍能擴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為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為以為之非義也茍能擴非義不為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真不為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爝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

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夫執非有滯碩空肩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矣嘗試語來晨門荷蓧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蓧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其索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

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攖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是為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為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為黍以食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絶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絶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於世者顧得不攖夫世而絶人之情乎此子路

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益亦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泯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絶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

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絶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為人而神之所以為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為智摩頂放踵以為仁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為義擎跽踦拳朝參莫拜以為禮是則仁義禮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絶其妻子賊其肢體倀倀然以從事於外豈其不知愛哉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

不能充猶失其類而況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充舜堯是矣極於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舜之能充則為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為暴而釋者之不得其要則為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

常飭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吙之不愧疾眚之不察而方且倀倀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為愚不仁也甚矣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為史

俗士之為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為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為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項見載記言徐義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

經令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遁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冐法之徒臨刑懇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以紀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祲欲肆行於天下適逢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為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

此等皆小人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冐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晳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晳今也不晳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葢人心之疑伯有者乆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

曷不能報譖殺己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己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為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為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為鬼神出没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

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為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靣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埸免落之俚儒也

譍鍾説　髙陽記

大晟府有古譍鍾六皆有欵識云宋公成之譍鍾崇寧三年甲申之嵗得諸南都崇福禪寃錫貢内府考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即以為法所謂得英譍之器於受命之邦者譍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

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嚳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厯調隂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為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為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疎矣夫六韺之作顓帝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界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頀武莫不備有而英韺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

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葢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即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崇寧之三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清之盛舉也且以諲鍾雖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為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設衡

甬旁傅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䪫鍾雙螭踆踞上為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圻䥇

孿生圻䥇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産二子曰䍃曰良許僖公一産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兹世之所常有而圻䥇之事尤為昭彰詩人美后稷

之生不坼不副則古固有坼副者矣黄始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掾屈雝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妊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折生珠漸大如杯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副左釋迦副右夏后闢背此

予之不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
產為兄以其先胎而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
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
生故不圻副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
順亡故懿奪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
生聖子豈同腹育兔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
從口不闢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
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

名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之言也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故違之者失而

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則天地必合祭他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為得耶夫聖人之為祭必求其類以為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

折北方之坎壇於圓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圓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髙下隂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圓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隂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圓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逺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圓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

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圜鍾為宮冬至於

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為宫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

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

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

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

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

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

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圜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

示黄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
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
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圓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為天
好陰地貴陽乃兆天於髙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圓丘
漢又增之北畤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
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
車以鸞路騂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所正
同異之説所為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

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比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為合祭之説而議者益紛惑唐初鋭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仝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侈靡乃者蘓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説既以合祭為是而安世則以合為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為得古誘安世則亦豈無明

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逺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為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嵗為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圜丘方澤不可合也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為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有玉奠之祭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黄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

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邪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斸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説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為論燎玉之

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曽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説此世以為見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説以謂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

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不用兆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

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為祭天陰祀為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黄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

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為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黄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説又以祭後方燔考之經乃不合益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

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犉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為通非特為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於帝葢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卷四十一

路史卷四十二

宋　羅泌　撰

餘論五

上帝

上帝之號曷為而不正葢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

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其氣之灝淑髙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位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以皆分統别號而言之者至於合

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大師亦類上帝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主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為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為

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帝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然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

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
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
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帝在焉則上帝
合而稱之為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
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傅以緯文乃以昊
天上帝為冬至圓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為曜魄
寶既復以為紫微宮中大帝又以為中宮天極天帝太
一其惑繆盩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

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又曰皇天上帝紛紛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太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宫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别矣何得遽同稱哉嗟乎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天而不及五帝抑末之

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為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為昊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六宗論

柖虞以旌虞人不至名嬪亡符楚嬪守死况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於是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益由尊而之畀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於上帝而世緜眇莫有能明之

者諸儒之説既垂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足以致夫神之歆乎否也雖然請試為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説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説有十四以為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歆鼂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於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别兆有常日牲用少牢孝文太和十三年大議禋祀高閭舉十一

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別之益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馬乃諸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總為一位其純於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虞別論謂地有五色本社象之總五為一以成六宗六為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既從之然疑禋非地祭遂以為禋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仲是矣五經異義云古尚書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海岱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謂天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彪表難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

時五帝之屬晉初遂廢之至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遊神張迪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天地而孝成定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於平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本乎王莽元始中安帝立天

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戌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孔鼂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邵之說也二年乃若張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邵又皆繆本玄文曾何取哉大玄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二子蓋因此夫從六氣之說乎則氣從天地烏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象物烏乎而祀之將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

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乃是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燔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

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葢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緊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

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蜺雷電雪霜風雨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濤之屬非主於山川四瀆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於五岳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為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於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

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

或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堙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葢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藴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於羣神合以為

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葢有矣燔泰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别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禜踈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

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遙祭王肅治家語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之漢岳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予與何有

魯郊斁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於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

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為可抑何瞀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牛白牡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得正無讖書用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遉矣何

謂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矣騂犅赤脊公羊明文文十三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説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犅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斿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旗以弧韜弧以韣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

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為作予既論之

而世末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

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

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

則他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

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

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有事於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孟夏也獻子益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為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啟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為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其說

麟木說

絶筆獲麟二論皃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謂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為赤烏化為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孛烏之出周室遂微秦政滅周滅諸侯及子秀書亦甲乎孛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

秋説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録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鳥化為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為黄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為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子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頴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已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

玄霜涌北極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為赤鳥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

百二十國寶書修為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制法陳序圖録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為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録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為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絶火王漢興之應此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於天子曰魯

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為烏則非特緯書也（書林作烏）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為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為畜故獸不狘刳胎殺夭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絕而世之學士弗復知麟之為物於是羣起而要為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或曰木之精（詩含神霧）曰北方元枵之獸（鶡冠子）曰西方之毛蟲（陳欽）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蔡邕）若是其不一

也底言其狀則曰麢身牛尾曰狼項馬蹄曰黄色圓蹄曰狼頷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五色腹下茹黄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羣行不侶音中宫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擭不罹網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京房葛洪鶡冠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説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歸昌扶幼一作使劣養綏一作養耋若語其壽則或一

千廣雅或三千抱朴子或云水土構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鶡冠子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刳胎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者咸謂麟生於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考異郵以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

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平則至德盛則以為畜而三五歷紀遂記黄帝之世以麟為畜尚書中候亦謂黄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記堯時每在郊棷虞世来遊於田遂使庸君想致學士妄談於是指烏為鸞證鶡作鳳讐真假偽漫不可考嗟乎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閒郊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於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

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墮地無毛鱗生於肉目若黄金項若雞延股裹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麒牝麟而書中候則云麒似大麇一角麟似馬

而無角赤目斯追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葢若麃者果又何物耶然詩義疏中興徵祥書又謂麕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黄劉向謂其麕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懐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為麟田況云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為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麕而有甲此必非麟書

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始末武威進獸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麢䴥麐兕皆一角然不言有鱗甲惟廣志言符枝謂其狀如麟皮有鱗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為異獸斯為體矣方吕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從之光遂僭即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

郰虞續

古琴操云郰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

失嘉會卲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騶韓詩云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宫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虞之時益為朕虞故詩韓魯說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周南補亡召風騶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髙奔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西方而孫炎以為白虎西方

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盖取應信厚之説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説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説甚美然亦未可概語

商周之際

式稽書傳必不得於子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得

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殰怨始嘗語矣然
不敢按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明山記乃得虞
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於是摭國事見希鳥之言
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與韓非武身受
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於紂九 三十 而未得
其始末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有
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
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

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玉門顔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聖人之不病以其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羹於牖里莫自悔也至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耶繹諒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述伐君之利歸於己而伐君之名施於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者也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

而紂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為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於是紂喜命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

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嗣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

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於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閏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一月會之亦妄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溫麥秋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

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以為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氷十月大雪皆不得為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為寅而正月則為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郊以孟春建寅月也

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而左氏則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葢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太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有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丈而無改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為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

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
以謂正月烝為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
為夏之始九月郊為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為夏正與二
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路史卷四十二